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五十二回 談春秋胸羅錦繡 講禮制口吐珠璣

話說紅紅道：「如蒙賢妹攜帶，倒可借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。至於考試，久已心灰，豈可再萌妄想。」若花道：「此事到了天朝，慢慢再議，看來也由不得姊姊不去。前日聞得亭亭姊姊一同赴試，不知可曾得中？」紅紅道：「他家一貧如洗；其父不過是個諸生，業已去世；既無錢財，又無勢利，因此也在孫山之外。但他落第後，雄心不減，時刻癡心妄想，向日曾對我說：如果外邦開有女科，那怕千山萬水，他也要去碰碰，若不中個才女，至死不服。如今天朝雖開女科，無如遠隔重洋，何能前去？看來只好望洋而歎了。」閩臣道：「他家還有何人？近來可曾遠出？」紅紅道：「他無弟兄，只有緇氏寡母在堂，現在課讀幾個女童，以舌耕度日，並未遠出。」閩臣道：「他既有志赴試，將來路過黑齒，我們何不約他同行，豈不是件美事？」紅紅道：「賢妹約他固妙，但他恃著自己學問，目空一切，每每把人不放眼內。賢妹若去約他，他不曉得你學問深淺，惟恐玷辱，必不同往。據我愚見必須先去談談學問，使他心中敬服，然後再講約他之話，自然一說就肯了。」閩臣道：「聞得亭亭姊姊學問淵博，妹子何敢班門弄斧，同他亂談？倘被考倒，豈非自討苦麼？」若花道：「阿妹為何只長他人志氣卻滅自己威風？我倒是個『初生犢兒不怕虎』：將來到彼，我就同你前去，難道我們兩個還敵不住他一個麼？」閩臣道：「姊姊有如此豪興，妹子只得勉力奉陪。但必須告知舅舅，才可約他。」就把此話告訴林之洋。林之洋道：「俺聞你父親常說『君子成人之美』。甥女既要成全他的功名，這等美事，你們做了，自有好處，何消同俺商量。那個黑女，當日九公同他談文，曾吃他大虧，將來你同寄女到彼，俺倒著實耽心哩。」若花道：「他又不曾生出三頭六臂，無非也是一個肉人，怕他怎的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他那伶牙俐齒，若談起文來，比那三頭六臂還覺利害，九公至今說起還是頭疼，你說他是肉人，只怕還是一張鐵嘴哩。若遇順風，不過早晚就到。據俺主意：你們快把典故多記幾個，省得臨期被他難住，莫像九公倒像吃了麻黃只管出汗，那就被他看輕了。當日他們因談反切，曾有『問道於盲』的話；俺自從在歧舌國學會音韻，一心只想同人談談，偏不遇見知音。將來到彼，他如談起此道，務必把俺舉薦舉薦。這兩日大家吃了清腸稻，都不覺餓，索性到了黑齒再去買米，耽擱半日，趁著閑空，你們也好慢慢同他談文。」大家一路說著閑話，不知不覺，這日清晨到黑齒。把船收口。林之洋托多九公帶了水手前去買米。閩臣意欲紅紅同去。紅紅道：「他的住處，林叔叔盡知，無須我去。我若同去約他，他縱勉強同來，究竟難免被他輕視。賢妹到彼，就以送還扇子為名，同他談談。他如同來則已，設或別有推脫，愚姊再去把這美意說了，才不被他看輕哩。」閩臣點頭，帶著扇子同了若花央林之洋領進城內。來到大街，閩臣同若花由左邊街上走去，林之洋從右邊走去。不多時，進了小巷，來到亭亭門首，只見上寫「女學塾」三個大字。把門敲了兩下，有個紫衣女子把門開了。林之洋一看，認得是前年談文黑女。閩臣從袖內取出扇子道：「姊姊請了：前歲敝處有位多老翁曾在尊齋帶了一把扇子回去，今托我們帶來奉還，不知可是尊處之物？」亭亭接過看了道：「此扇正是先父之物。二位姊姊若不嫌茅舍窪曲，何不請進就茶？」閩臣同若花一齊說道：「正要登堂奉拜。」於是一同進內，林之洋就在旁邊小房坐下。亭亭把二人讓進書館，行禮序坐；有兩個垂髫女童也上來行禮。彼此問了名姓。閩臣道：「妹子素日久仰姊姊人才，去歲路過貴邦，就要登堂求教；但愧知識短淺，誠恐貽笑大方，所以不敢冒昧進謁。今得幸遇，真是名下無虛。」亭亭道：「妹子浪得虛名，何足掛齒！前歲多老翁到此，曾有一位唐大賢同來，可是姊姊一家？」閩臣道：「那是家父。」亭亭聽了，不覺立起，又向閩臣拜一拜道：「原來唐大賢就是令尊。姊姊素本家學，自然也是名重一時了。前歲雖承令尊種種指教，第恨匆匆而去，妹子尚有未及請教之處，至今猶覺耿耿。可惜當今之世，除了令尊大賢，再無他人可談了。」

閩臣道：「姊姊有何見教，何不道其大概呢？」亭亭道：「妹子因《春秋》一事，聞得前人議論，都說孔子每於日月、名稱、爵號之類，暗寓褒貶，不知此話可確？意欲請教令尊，不意匆促而別，竟未一談，這是妹子無福。」閩臣剛要開言，若花接著說道：「《春秋》褒貶之義。前人議論紛紜。據妹子細繹經旨，以管窺之見。擇其要者而論，其義似乎有三，第一，明分義；其次，正名實；第三，著幾微。其他書法不一而足，大約莫此為要了。」亭亭道：「請教姊姊：何謂明分義？」

若花道：「如《春秋》書月而曰『王正月』，所以書『王』者，明正朔之所自出，即所以序君臣之義。至於書『陳黃』、『衛繫』者，所以明兄弟之情；書『晉申生』、『許止』者，所以明父子之恩。他如『曹羈』、『鄭忽』之書，蓋明長幼之序；『成風』、『仲子』之書，蓋明嫡庶之別；諸如此類，豈非明分義麼？」亭亭道：「請教正名實呢？」若花道：「如《傳》稱隱為『攝』，而聖人書之曰『公』；《傳》稱許止不嘗藥，而聖人書之曰『弑』；卓之立未逾年，而聖人正其名曰『君』；夷臯之弑既歸獄於趙穿，而聖人書之曰『盾』；凡此之類，豈非正名實麼？」亭亭道：「請教著幾微呢？」若花道：「如『公自京師，遂會諸侯伐秦』，蓋明因會伐而如京師；『天王狩於河陽，王申、公朝於王所』，蓋明因狩而後朝；『公子結媵婦，遂及齊侯、宋公盟』，蓋著公子結之專；『公會齊侯、鄭伯於中邱，翬帥師會齊人、鄭人伐宋』，蓋著公子翬之擅；似此之類，豈非著幾微麼？孟子云：『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。』是時王綱解紐，篡奪相尋，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，於是因《魯史》而作《春秋》，大約總不外乎誅亂臣、討賊子、尊王賤霸之意。春秋之世，王室衰微，諸侯強盛，夫子所以始抑諸侯以尊王室；及至諸侯衰而楚強，夫子又抑楚而扶諸侯。所以扶諸侯者，就是尊王之意。蓋聖人能與世推移，世變無窮，聖人之救其變亦無窮；其隨時救世之心如此。或謂《春秋》一書，每於日月、名稱、爵號，暗寓褒貶，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。但謂稱為貶，而人未必皆貶，微者亦稱人；稱爵為褒，而爵未必純褒，譏者亦稱爵。失地之君稱名，而衛侯奔楚則不稱名；未逾年之君稱子，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。諸如此類，不能枚舉。要知《春秋》乃聖人因《魯史》修成的，若以日月為褒貶，假如某事當書月，那《魯史》但書其時，某事當書日，《魯史》但書其月；聖人安能奔走列國訪其日與月呢？若謂以名號為褒貶，假令某人在所褒，那舊史但著其名；某人在所貶，舊史但著其號；聖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訪其名與號呢？《春秋》有達例，有特筆：即如舊史所載之日月則從其日月，名稱則從其名稱，以及盟則書盟，會則書會之類，皆本舊史，無所加損，此為達例；其或史之所無聖人筆之以示義，史之所有聖人削之以示戒者，此即特筆。如『元年春正月』，此史之舊文；加『王』者，是聖人之特筆。晉侯召王，事見先儒之傳，而聖人書之曰『狩於河陽』，所以存天下之防；寧殖出其君，名在諸侯之策，而聖人書之曰『衛侯出奔』，所以示人君之戒；不但曰仲子，而曰『惠公仲子』；不但曰成風，而曰『僖公成風』；不曰陳黃，而曰『陳侯之弟黃』；不曰衛繫，而曰『衛侯之兄繫』；陽虎陪臣，書之曰『盜』；吳楚僭號，書之曰『子』；他如糾不書『齊』，而小白書『齊』；突不書『鄭』，而忽書『鄭』；立晉而書『衛人』；立王子朝而書『尹氏』；凡此之類，皆聖人特筆。故云：『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某竊取之矣。』學者觀《春秋》，必知孰為達例，孰為特筆，自能得其大義。總之：《春秋》一書，聖人光明正大。不過直書其事，善的惡的，莫不了然自見。至於救世之心，卻是此書大旨。妹子妄論，不知是否？尚求指示。」

亭亭道：「姊姊所論，深得《春秋》之旨，妹子惟有拜服。還有一事，意欲請示，不知二位姊姊可肯賜教？」閩臣道：「姊姊請道其詳。」亭亭道：「吾聞古《禮》自遭秦火，今所存的惟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，世人呼作『三禮』。若以古《禮》而論，莫古於此。但漢、晉至今，歷朝以來，莫不各撰禮制。還是各創新禮？還是都本舊典？至三禮諸家注疏，其中究以何人為善？何不賜教一二呢？」若花聽罷，暗暗吐舌道：「怎麼這個黑女忽然弄出這樣大題目！三禮各家，業已足夠一談，他又加上歷朝禮制，真是茫茫大海，令人從何講起。只怕今日要出醜了。」

正在思忖，只見閩臣答道：「妹子聞得《宋書》《傅隆傳》云：『《禮》者三千之本，人倫之至道。故用之家國，君臣以之尊親；用之婚冠，少長以之仁愛，夫妻以之義順；用之鄉人，友朋以之三益，賓主以之敬讓。其《樂》之五聲，《易》之八象，《詩》之《風》《雅》，《書》之《典》《誥》，《春秋》之勸懲，《孝經》之尊親，莫不由此而後立。唐、虞之時，祭天之屬為

天禮，祭地之屬為地禮，祭宗廟之屬為人禮。故舜命伯夷典三禮，所以彌綸天地，經緯陰陽，綱紀萬物，雕琢六情，莫不以此節之。』但《魏書》有云：『三皇不同禮。』又云：『時易則禮變。』故殷因於夏有所損益，商辛無道，雅章湮滅。周公救亂，宏制斯文，以吉禮敬鬼神，以凶禮哀邦國，以賓禮親賓客，以軍禮誅不虔，以嘉禮合姻好；謂之『五禮』。及周昭王南征之後，禮失樂微，上行下效，故敗檢失身之人，必先廢其禮：如昭公諱孟子之姓，莊公結割臂之盟，是婚姻之禮廢了，那淫僻之亂莫不從此而生；齊侯悅婦以慢客，曹伯觀齊以褻賓，是賓客之禮廢了，那傲慢之情莫不從此而至；文公逆祀於五廟，昭公不感於母喪，是喪祭之禮廢了，那骨肉之恩莫不從此而薄；天子下堂，河陽召君，是朝聘之禮廢了，那侵陵之漸莫不從此而起。孔子欲除時弊，故定禮正樂，以挽風化。及至戰國，繼周、孔之學，講究禮法的惟孟子一人。嗣後秦始皇併吞六國，收其儀禮，盡歸咸陽；惟採其尊君抑臣之儀，參以己意，以為時用，餘禮盡廢。漢高祖初平秦亂，未遑朝制，群臣飲酒爭功，或拔劍擊柱，高祖患之，叔孫通於是撰朝儀，胡廣因之輯舊禮。漢末天下大亂，舊章殄滅。迨至三國，魏有王粲、衛覬共創朝儀，吳有丁孚拾遺漢事，蜀有孟光草建眾典。晉初，荀勗以魏代前事撰為晉禮。宋何承天、傅亮同撰朝儀。齊何佟之、王儉共定新禮。至梁武帝乃命群儒裁成大典，以復周公五禮之舊。陳武帝即位，禮制雖本前梁，仍命江德藻、沈洙等隨時酌斟棄取，以便時宜。迨至前隋，高祖命辛彥之、牛宏等採梁舊儀，以為五禮。自西漢之初以至於今，歷代損益不同，莫不參之舊典，並非古禮不存，不過取其應時之變。所以《宋書·禮志》有云：『任己而不師古，秦氏以之致亡；師古而不適用，王莽所以身滅。』至注《禮》各家：漢有南郡太守馬融、安南太守劉熙、大司農鄭玄、左中郎將蔡邕、侍中阮諶；魏有秘書監孫炎、衛將軍王肅、太尉蔣濟、侍中鄭小同；蜀有丞相蔣琬，吳有齊王傅舒慈；晉有太尉庾亮、太保衛瓘、侍中劉逵、司空賀循、給事中袁准、益壽令吳商、散騎常侍干寶、廬陵太守孔倫、征南將軍杜預、散騎常侍葛洪、太常博士環濟、諮議參軍曹毗、散騎常侍虞喜、司空中郎盧諶、安北將軍范汪、司空長史陳邵、開府儀同三司蔡謨；宋有光祿大夫傅隆、太尉參軍任預、中散大夫徐愛、撫軍司馬費沉、中散大夫徐廣、大中大夫裴松之、員外常侍庾蔚之、豫章郡丞雷肅之、諮議參軍蔡超宗、御史中丞何承天；齊有太尉王儉、光祿大夫王逸、步兵校尉劉瓛、給事中樓幼瑜、散騎郎司馬瓛、御史中丞荀萬秋、東平太守田僧紹、徵士沈麟士；梁有護軍將軍周舍、五經博士賀瑒、散騎侍郎皇侃、通直郎裴子野、尚書左丞何佟之；陳有國子祭酒謝嶠、尚書左丞沈洙、散騎常侍沈文阿、戎昭將軍沈不害、散騎侍郎王元規；北魏有內典校書劉獻之；北齊有國子博士李鉉；北周有露門博士熊安生；隋有散騎常侍房暉遠、禮部尚書辛彥之。他們所注之書，或所見不同，各有採取；或師資相傳，共枝別幹。內中也有注意典制，不講義理的；也有注意義理，不講典制的。據妹子看來；典制本從義理而生，義理也從典制而見，原是互相表裡。他們各執一說，未免所見皆偏。近來盛行之書，只得三家；其一，大司農鄭康成；其二，露門博士熊安生；其三，散騎侍郎皇侃。但熊氏每每違背本經，多引外義，猶往南而北行，馬雖疾而越去越遠；皇氏雖章句詳正，惟稍涉冗繁，又既遵鄭氏，而又時乖鄭義，此是水落不歸本，狐死不首邱；這是二家之弊。惟鄭注包舉宏富，考證精詳，數百年來，議《禮》者鑽研不盡，自古注《禮》善本，大約莫此為最。妹子冒昧妄談，尚求指教。」

亭亭聽了，不覺連連點頭道：「如此議論，才見讀書人自有卓見，真是家學淵源，妹子甘拜下風。」親自倒了兩杯茶，奉了上來。二人茶罷，閹臣暗暗忖道：「他的學問，若以隨常經書難他，恐不中用。好在他遠居外邦，我們天朝歷朝史鑒，或者未必留神；即使略略曉得，其中年歲亦甚紛雜。何不就將史鑒考他一考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